

租房

职场新人
想说爱你不容易

【编者按】

又是一年毕业季,又是一大波应届生来袭,他们迎头撞上的是又一轮的房租上涨。面对这每年都“似曾相识”的新形势,这些即将迈入职场的新人们会遇到怎样的“蝴蝶效应”,又将表现出怎样的“生物应激性”?社会又能为他们的生存现状做出多少“进化”?这周我们将对此话题架起长镜头,看看他们的故事。

房租又涨了! 好吧,回家歇歇!

职场新人一毕业拿到9000元月薪工作 一年后仍觉得很累

“在上海撑了10个月,今年5月底我实在付不起房租,彻底‘卷铺盖回家’。”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23岁的张龙(化名),2015年7月他从同济大学软件学院本科毕业,原本想在沪闯荡,却因为房租的压力,上个月不得已辞去月薪9000元的工作,选择回老家发展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



回家暂歇,这是部分外地来沪打拼的年轻人的选择。

青年报资料图 施培琦 摄

涨涨涨 再也找不到心仪的房

“9000元工资,税后差不多到手7000多,想着一半要用来租房子,就觉得不甘心。”

“租房一年,房东坐地叫价,涨到了5300元/月。”今年4月,小张得到了二房东的涨价通知后,慌了手脚。

小张毕业后在上海一家互联网企业做IT,负责开发软件产品。2015年4月拿到录用通知后,他便着手在公司附近的上海体育馆的中原新村租了一套房——精装修带家具的一室一厅房间,月租4000元。“9000元工资,税后差不多到手7000多,想着一半多要用来租房子,就觉得不甘心。”

2016年在家过年时,看到上海的房租莫名上涨的新闻,小张描述自己当时“心头一紧”。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,但涨一千元的情况,还是让他措手不及。他分析,二房东可能也

是彻底不想让他住了,所以会“漫天要价”。

“5300元,我肯定租不起。”今年4月,正在上班写代码的小张看到房东发的微信后,这样回复。“那你下个月合约到期就搬吧。”二房东的回复让小张一下泄了气。小张回忆,当天晚上下班后,他去咨询了家附近的房产中介。“目前小区附近一室一厅只有5000元精装修的,要吗?”中介告诉他,如今多是卖房的信息,出租房紧张,即便有,也是放出来不到两天就被预订了。中介表示,小张想要的靠市区、交通便利、3500到4000元一个月的一室一厅房源,在上海体育馆附近基本找不到了。“虽然知道上海

房价接连上涨,但具化到数字上,还是难以接受。”张龙公司附近5公里的房价较2015年毕业时已上涨三成有余。

整整一周,张龙在下班后跟着中介看了9套房子,却没有一套合适的。距离较远的整租房少有一室一厅的。张龙说当时的自己一方面被老板催促着出软件成品,另一方面眼看临近搬家日,却找不到合适的房源,要崩溃了。张龙连在上下班的路上都一直低头狂刷租房软件的信息,却苦于找不到一处价格低廉、居住环境干净明亮的房子。“心累。”在上海无亲无故,眼看就要没地方住了,“回家”两字在小张脑海里越来越响。

侧眼望 女友会算账 照样受困扰

“外地大学生在上海生活,太没安全感了。房东前脚说卖房,你后脚就得搬出去。”

提到租房贵,张龙说起了和他同年毕业的女友,宋笛(化名)。“她也被房东赶出来过。”保守的宋笛始终不同意和张龙同居,情愿每月多花1500元,在莘庄和网友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。

和房东三个月签一次合同的小宋在2015年11月被房东告知:房子要卖,12月要搬走。宋笛感慨:“外地大学生在上海生活,太没安全感了。房东前脚说卖房,你后脚就得搬出去。”

宋笛记得,毕业时在莘庄地铁站附近合租的一间屋子大概是1500元,12月时,价格已在2000元左右。“1500元的房子离地铁站有两三公里。”舍不得多花钱的宋笛,用了一个月的时间,在网上“淘”到了一间转租的1600元的合租房。圣诞节的后一天,宋笛搬出旧居。

小宋自称“对钱有概念”,不像张龙把工资的一半都拿出来租房。小宋拿着纸笔写下一串数字:“1600元租房、150元水电煤费、300元交通费、1000元吃饭,怎么算工资还是不够用。”

如今住在宁夏银川家中150平方米房子里,张龙觉得“幸福感”回来了,“最近正准备去银行就职,月薪仅3500元,但不用租房,吃饭在家解决,剩下的钱还够攒个首付。”他透露,老家当地在繁华地段整租六十平方米的精装修带家具的两室一厅,差不多是1800元/月,“这价格,就算在崇明岛估计都租不到同等条件的房子。”

月光族 为攒房租自己学做饭

“在上海最难租房的,不是来沪的打工仔,而是像我们这样高不成低不就,眼光和心气很高的大学毕业生。”

不过小张坦言,自己租的房子的确算贵的。身边同学多与朋友或在网上找陌生人做室友,分摊房租。“在上海最难租房的,不是来沪的打工仔,而是像我们这样高不成低不就,眼光和心气很高的大学毕业生。”小张以自己为例,在大学里住烦了宿舍的他不想再和人合租同住。加之在北方长大,习惯住在宽敞且明亮的商品房里,对比上海老公房的狭小潮湿,小张一开始租房时对中介带他看的房子很不满意。“我家的厕所都比一间卧室大。”他始终觉得在居住条件上不能委屈自己,于是在和中介看过了十几套房后,一眼看上了中原新村的一套精装修房,也不顾房租预算,拍板了。让小张没想到的是,最后却是房租逼他辞职回了老家。

张龙形容当初的自己“太天真了”,占收入一半的房租已经让他“压力山大”,工作之初每个月均是“月光”。

张龙的房租是三个月一付,共12000元。这让他要提前一个月攒下工资,有时交完房租,当月就彻底没钱了。“工作快一年,我向朋友借了两次钱。交好房租,实在没钱吃饭。”以前周末会陪着女朋友“吃吃喝喝”,变“月光族”后,无奈,他只能开始学着自己在家做饭。

“这样省钱。”小张毫不避讳地计算着节约的成本,“在外面吃一顿饭一般300元,自己就算做三道肉菜,也只要一百元不到。还挺浪漫。”一个月下来,小张手机里多了2个教做菜的软件,银行卡也多了近1000元的结余。然而,今年4月房租一涨,手头又紧了。

过春节回到家,家人都知道张龙一毕业就有了一份9000多元月薪的工作,饭桌上都把他当榜样宣传。“但我却连给小辈的压岁钱都出不起。”他一起想起这段经历就觉得酸楚。“今年春节回家,我工资卡里只有1271

元了。我一直记得这个数字。”他说。抹不开面子,给外甥包了个500元的红包,结果却被外甥的父母退了回来,这让他长舒了一口气,“我嘴上客气着,心里却想着太好了,又省了500元。”张龙现在总拿这个段子在朋友面前调侃:“生活压力让我活得锱铢必较。”他举例,毕业后不到半年,买什么都下意识和房租对比。看到一副4000元的新款耳机,第一反应是,“哟,和我一个月房租差不多,不买了。”看到心仪的球鞋,也会想,“算了,省钱交房租吧。”他说想当年自己也是舍得花钱,愿意给自己投资买装备的人。张龙说,在高房租的生活成本压力下让他“忘了自己是谁”。

上个月初,小张决定辞去工作,将行李打包好快递回家,买下一张机票,告别了熟悉了五年的上海。如今,张爸爸对儿子放弃前景不错的工作感到可惜,张妈妈却觉得儿子回来挺好,在外打拼太累。